

情凝“北大红”

□曹菊蓉

中秋节已过多日,月饼味犹在唇齿间缠绕。茶几上的“北大红”依旧散发着独特的芳香,礼盒盖上窗棂图案中的北大校徽越发灵动……

今生无缘上北大,有幸遇见北大人。在中秋佳节到来之际,收到这样一份来自北大的祝福,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亦师亦友,您既是我们的老师,又是朋友,无论如何都得收下。”

与他们相识,源于六月底我以通东片受访人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大学师生在通州的语言调查活动。早在两个月前就接到区历史文化研究会陶国良会长的电话,我欣然答应。既能领略到北大师生的风采,又能为方言文化传承出点儿力,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初次相见,他们就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简约的衣着,自信的神态,真诚的表达,彰显着他们独有的青春魅力与个性风采。一个个站立着认真记录的模样,像极了高中里苦战的师生。

我被分在倪志佳教授一组,他是这次活动的总负责人。这位90后的如皋人,在方言研究领域颇有影响,也曾单枪匹马来通州调研过。“我们南通方言是座富矿”,特别丰富,尤其是通州方言更有趣……“他用极富“诱惑性”的语言带领我们开启了方言调查之旅。

我们组共九人,六女三男。半个月的相处,让我对他们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勤奋、好学、热情、友爱……诸如此类的词用在他们身上一点也不为过。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他们全神贯注地观唇、听调、辨音、标识,有疑问问,且“打破沙锅问到底”,着实可爱。那些天,《方言调查实习表格》上的文字没难倒我,倒是说余北话,有时会令我窘迫,为了获得最纯正的语音,他们课后总会做足功课,用直观形象的图片或生动有趣的场景来启发我。

我喜欢他们,喜欢他们的质朴而友善,喜欢他们身上的那股钻劲与韧劲。学说余北话,将难辨字词串成打油诗,用方言讲故事……真可谓拿云捉月。特别令我倍感温馨的是每天课堂结束,他们都会用余北话深情表达“谢谢老师”,把我一天的疲惫撵得远远的。

陶国良说,爱方言就是爱父母,就是爱家乡。他的《南通方言词典》更是被这班学子喜爱。相传,抗日战争时期,我军用方言发报,鬼子破译不了,只好干瞪眼。不管是真是假,南通方言的魅力可见一斑。如今,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们的乡音,这群来自南天地北的骄子不畏艰难,用国际音标注。何其有幸,我们的乡音!何其有幸,已退休了的我!与这样一群充满活力、热衷研究、追求卓越的年轻人一起沉浸在方言世界里,是一种多么美好的享受。当一个个文字在我眼前走过,一声声乡音在我耳旁响起,一段段的过往又在我的记忆鲜活。

北大,多少优秀学子心中的圣地!我想:把这承载着北大文化和创新精神的月饼分给正在苦读的学子们意义将更大,能助燃他们内心对北大的向往之情。

10月4日学生来访,“北大红”引发了他们关于北大红、清华紫、上外蓝的大讨论,由国内说到国外,那些藏在学校颜色里的玄机令我大开眼界。前行是需要动力的!对于在读的孩子们来说,老师给予的动力尤为重要。

一遍遍翻看着与他们的合影,久久凝视承载着爱、带着希望、给人以力量的“北大红”,一份份领取通知书伴着一张张笑脸俨然来到我面前……



喝不够的家乡黄酒

□曹志明

依稀中记得小时候似乎家家户户都有几坛黄酒,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说,当年关羽温酒斩华雄,温的就是我家乡的白蒲黄酒。逢年过节或是红白喜事,主人家总是要捧几坛珍藏多年的黄酒出来,敲掉封泥,用热水烫过后给每位来宴宾上一碗,瞬间满屋子酒香,这香气也成了我对家乡最深刻的记忆。

小时候,家乡的人喝酒都爱用碗,现在似乎“斯文”了一点,改用杯子了。我第一次喝酒也是用的碗,奶奶有天中午带我到村里邻居家喝喜酒,邻居大爷给我舀了一碗黄酒,捉弄我说:“小家伙,你敢不敢干了这碗酒啊?”我很豪气地几口把它干掉,随之很快就上摆下摇,左歪右斜,悠悠旋转,风摆荷叶一般跌跌撞撞地游走在乡间小路上。到了晚上,稍稍醒酒了,邻居又给我舀了一碗酒送我,我可再也不敢喝了。也许从那时开始,我才真正品尝了家乡的味道,现在这味道也已经成为我品味乡愁的滋味。

每次跟朋友谈起家乡,我总是念叨起父亲每年都要酿的那几坛黄酒。我离开家算是比较早的,初中开始寄宿,一般一周回家一次,高中是一个月一次,大学则是半年一次,工作以后一年多才回家乡一次,父亲则每年都在为我酿着一坛又一坛的黄酒。白蒲黄酒正似离乡游子的愁绪,经久耐放,越陈越香,入口醇香,回味无穷。没有回家乡的这两三年,我时常会打开父亲酿的黄酒,闻一闻酒的香,尝一尝酒的醇,再恋恋不舍地封起来,似乎这样才能稍稍缓解我那急切的思乡愁绪。

南下广东工作已逾20年,但饮食的口味和习惯并没有太大改变,每次能够品尝到亲朋好友从家乡捎来的食物,都会让我惊喜万分。白蒲茶干、蟹黄鱼圆、藿香凉茶,这些白蒲人共同的乡味固然能够一缓我的乡愁,但怎么都比不上父亲酿的黄酒。每次从家乡出来,不管旅途如何不便,不管路程多么遥远,我都一定要带几坛回来才肯罢休,因为这酒是我永远都买不到的限量特供。

白蒲黄酒,度数很低,不过后劲足。我喜欢与朋友们分享。父亲酿的黄酒放了不少朋友,朋友们对黄酒是又敬又畏。其实,我也一直有个疑问,为什么父亲酿的黄酒似乎真的比普通黄酒更容易醉人呢?有一次回到家乡,刚好父亲在酿酒,他给我揭开了谜底。他在按照普通黄酒酿造的程序中,更改了一个工艺:把本应当兑水陈化的环节,改成了兑高度白酒后再陈化。我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么容易醉人,原来这是黄酒和白酒的混双冠军级选手啊,但愿这冠军不会老去,永不退役。

前些年,父亲跟我说:“这次给你带的黄酒是最后一坛啦,我老了,身体也没力气了,再也酿不动了。”这时我才真正地看到父亲已经沧桑的脸和悄悄弯了的背,百感交集,不禁双眼朦胧。于是赶紧打趣道:“您这酒喝醉过我不少朋友呢,那以后他们可就没有这个口福喽。”父亲笑呵呵地问道:“你的朋友们爱喝这个酒吗?”我说:“特别爱喝,您酿的黄酒不像普通的黄酒需要温着喝,他们都感觉这个酒初入口有点甜,很好入口,不知不觉中就喝多了。”父亲一听马上升了兴致,立即表示要再坚持几年,每年酿几坛给我。

父亲慢慢老去,终究有一天我再也喝不上这父亲特酿的黄酒了。不过对于一个游子而言,家乡白蒲就是父亲自酿黄酒的根所在,亦是我的根所在。人生如浮萍,飘飘荡荡,但根总在水下面牵着,总会带给我怎么喝都喝不够的白蒲黄酒,怎么回都回不腻的家乡。

作者简介:曹志明,1997年毕业于江苏省如皋市白蒲高级中学,现工作于广东省江门市。



美好生活 温馨现实

——小剧场话剧《美好的店》观后感

□梁天明

走台、上妆、候场……演员们再一次把自己揉进角色,一群对话剧艺术倾注全部热情的青年艺术家,向观众奉献了一场《美好的店》。这是通州歌舞团精心打造的小剧场话剧,该剧是南通市“五个一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由黎化编剧,葛豪导演,杨洁担任艺术指导,从文本到舞台呈现,都有一些可圈可点之处。

小剧场与大舞台

剧场是城市的文化窗口。小剧场话剧,观众与演员近在咫尺,能更清楚地看见演员的表情,感受到情绪,这是小剧场话剧独特的魅力。

小剧场话剧《美好的店》以精彩的剧本、巧妙的导演、出色的表演、精美的舞台设计和深刻的主题内涵,为观众带来了一场难忘的艺术盛宴。它讲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江海大地运盐河边,高考失利的城里姑娘张美好在渡船码头边开了一间农村小店,取名“美好代销店”。随着时代的变迁,小店也不停地转换“身份”,见证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江海儿女在观念、情感、生存上的矛盾、冲突和挑战。着重突出了从这片土地走出去的年轻大学生们,毕业后又返乡创业振兴乡村的责任与担当。他们的人生轨迹从侧面映射出江海大地在改革开放洪流中的变迁和发展。

纵观当下,让观众在笑声与泪水中,视外观己,感受希望力量,懂得改革开放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在这个偏僻的乡村,首先感受到经济大潮的张美好,与第一批走出去到深圳经济大潮中拼搏的胡秀云等人,她们直面生活的目光中,不断地流淌着人物彼此关切的温暖馨语,是现实给了她们闯入社会的勇气和力量。剧中她们命运展现着对改变生活的无限渴望。戏剧只有对人的命运,特别是陷入逆境、困境的人物给予最充分、体贴的人文关怀,才能显示现实主义戏剧独有的强大魅力。

纪伯伦在《先知》里说:“用回忆拥抱过去,用希望拥抱未来。”饱受计划经济的磨难,市场经济才是强壮的种子,

它一定会生根发芽,根深叶茂。我们并不是在独自奋斗,只要你用心,就会发现身边总有人在默默爱你、支持你。张美好经过奋斗,从“美好代销店”到“美好家纺专卖店”,再到“美好大酒店”;胡秀云身无分文经过拼搏,从创业到创办家纺城,拥有自主品牌。她们尝到改革开放的甜头,市场经济的力量就在她们身边。拥抱生活,拥抱自己,在这个变革的时代,我们何尝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在演员的近距离表演中,观众能够沉浸剧场“体验”,不仅由于舞台上的角色占有血肉之躯,更是因为观众似乎看到了真实社会和人物角色内心生活的流转。

小情感与大情怀

《美好的店》导演葛豪说:“白居易有一句诗: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在这个伟大时代,我们要有信仰、有情怀,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话剧作品。”看一场体现改革开放和社会真情的小剧场话剧,你会在热泪盈眶中真切感受到演员们表演的生命力。

小剧场话剧表现的人物情感,不仅仅是一部话剧,更是一次袒露心灵的旅程,一次探入精神深处大情怀的旅程。《美好的店》在创作和演绎的过程中,其实也表现了时代的大情怀,从几个江海儿女的观念、情感和生存状态在改革开放的生活中一步步成熟坚强,被重重生活。这样的人情温暖,让观众能够直面社会的热点,深挖社会的痛点,真正用文艺去温暖人心,激励世界,回馈社会,它体现了戏剧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

剧中表现的短短十多年普通人的生活,是一个微妙的跨度。跟一生相比,它似乎短了点,可它的长度又足以

覆盖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年华。这期间的爱与恨、苦与甜,是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美好的店》中的平凡故事,不仅承载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履不停,也倾诉着每一个中国人生命中无比重要的如歌过往。

《美好的店》作为现实主义话剧,温馨现实主义是它的基调。以当下的社会现象为素材,致力于展现小人物在这个时代现实里的境遇。改革开放的大潮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定义了人的身份属性,但其实,历经沧桑后人们回过头看,在悠悠岁月中,小人物身上升腾出的生命光芒正是这个社会最闪亮的。舞台上那环绕着“美好的店”叙述的故事,可谓是形神兼备,一方面隐喻着改革之路向远方延伸,另一方面也揭示着在时代交汇处照见的全部人生状态。

小人物与大时代

大剧场的话剧,常常聚焦于大事件、大人物、大主题,热衷于时代主旋律的宏大叙事。由于观察视角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小剧场给观众呈现出来的感受和体验,往往表现的是小人物、小题材。小剧场话剧以其灵活自由的特征而领风气之先。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千禧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潮涌澎湃的年代。这期间中国经历的香港、澳门回归,亚洲金融风暴等重大事,全副围绕张美好的“小店”变革、发展,以及日新月异的生活,以小人物的视角真实质朴地展现时代大浪的变化,反映时代变迁、社会发展,让不同年龄阶段观众在观剧中感受伟大祖国的变迁。

虽然时代在大变革,剧中的刘雨如却跟不上时代,她永远以村主任的身份表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唱着革命的高

调;王大旗作为第一批大款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而他们的下一代,在改革开放中,思想活跃,眼界开阔。胡秀云的儿子胡宏伟成为新一代企业家;刘雨如的女儿刘飞飞背离了母亲的陈旧思想,是一个前卫开放的女性;王大旗的儿子则是一个拥有改革思维的青年才俊……一群小人物汇集了那个时代青年人身上的全部特质,他们善良、仗义、鲁莽、执拗,对这个新生的世界充满好奇。他们敢爱敢恨,对生活永远怀抱一种义无反顾的慷慨。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切都是全新未知的挑战。或许那时的他们还不清楚,自己肩上不仅背负着个体家庭与前途,也背负着国家的发展与未来。

《美好的店》精妙地遵循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即“时间、地点、行动的一致”,不仅深化了剧作的艺术表现力,还极大地发挥了小剧场话剧沉浸式体验的优势。一幕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故事引出不同的人物,不同的人物展示“美好的店”不同的侧面,于是集中变成了多元,聚焦变成了散点,紧凑变成了松弛。我们也仿佛身在“美好的店”里,置身在小人物的生活流中,我们就是故事。剧中的影像使用,不仅是年代的转换,也让观众感受到小剧场戏剧的时代风格。创作团队将特有的敏锐洞察力和丰富情感融入叙事之中,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主题是集中的,人物是聚焦的,叙事是紧凑的。

戏剧是社会人生的缩影。从小人物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到对时代、社会、婚姻、生活严肃的探讨,从个体情绪缓慢流淌出对社会的深度探寻,从乡村生活到时光烙印下的乡愁记忆,以小见大,让戏里戏外皆有温度、深度与厚度。它无疑是年轻的、当下的、接地气的,给观众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有趣的灵魂与沉浮的人生

□黄俊生

清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凌晨,大雪弥漫,四野皆白,人间一个有趣的灵魂随着凛冽的寒风飘向天空,飘向虚无缥缈之中。质本洁来还洁去,不教污淖陷渠沟,李渔多舛却又精彩的人生足迹,停止在七十初度之际。杭州方家峪九曜山南坡,新添一座坟墓,墓前有钱塘县令梁允植题词:“湖上笠翁之墓”。

纵观李渔一生,其建树涉猎极广,后人誉其为“世界喜剧大师”“东方莎士比亚”。所有这些成就,均出于生存的需要,李渔是古代第一玩家,玩着玩着,玩出了名堂,玩出了中国历史上诸多第一。

然而,在他壮年重回如皋之时,走访了那么多故旧好友,写了那么多诗词丽文,竟无一字提及冒辟疆,可以肯定的是,李渔没有去集贤里拜访冒辟疆,没有去水绘园凭吊董小宛,那时,董小宛去世方才三年。这就让人有点奇怪,要知道,冒辟疆与李渔都是名重大江南北的名士啊!

有人试图从身世、境遇上找理由。冒辟疆与李渔,虽然受的教育一样,但身世、家境不同,人生的归宿也就不同。冒辟疆沿袭的是一条由官宦世家转向衰败破落的道路,带着浓重的时代动荡印记和人生悲剧色彩;李渔走的是草根自立自强的逆袭道路,在生活的压迫和时代的夹缝里活出

精彩。当时的李渔,有几个看上去不太体面却很重要的身份,像官僚门客、戏班老板、妓院常客、艳情文学作家之类,受到一些正统文人的贬谪,说他“有文无行”,连300多年后的文化旗手鲁迅,在欣赏他的同时,又鄙视地说他“有帮闲之才,更有帮闲之志”。面对世人的不理解,李渔不辩白,他认定“是非者,千古之定评,岂人之所以能倒”“生前荣辱谁争得,死后方明过与功”,他不会改变或者无法改变既定的人生轨迹。

在李渔之前,话本小说如“三言二拍”,都是用吴方言写作,李渔首用如皋方言写诗、写剧本、写小说,开辟用江淮方言贯穿作品的风气。50岁上,侧室纪氏为他生下一子,这是李渔第一个儿子,自然欢喜得不得了,写诗表达心情,其中一句“白发催爷待子呼”之“爷”字,就读“ya”,第二声,是如皋方言。如皋一带称父亲为“爷”,称祖父为“爹爹”。在他之后,才有《儒林外史》《红楼梦》《老残游记》这些江淮方言语系的“不朽巨著”,使江淮方言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运用最多的语系。作为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第一人,李渔与明末冯梦龙、凌濛初鼎足而三。

他还点评过《金瓶梅》,甚至历代被禁读的《肉蒲团》,也风传是他信手拈来之

作。不过,让他在世上扬名立万的代表作,当是百科全书式的《闲情偶寄》。

冒辟疆的人生与李渔是完全不同的线路。他承袭2000年来儒家思想的轨道,不惜以晚年的穷困、凄凉,来坚守传统文人的节操和理想。在才情上,冒辟疆比之李渔毫不逊色,他的诗词文赋,他的绘画书法,在中国文坛上都独树一帜。他也有自己的戏曲家班,但他只用来自娱自乐,或者献艺于诗友同道,绝不用以谄媚高官显贵,他太清高,像“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事,做不来。所以,他一生作品虽丰,却没有“帮闲”文字,传世的《先世前征录》《朴巢诗文集》《芥茶汇抄》《水绘园诗文集》《寒碧孤吟》《六十年来师友诗文同人集》等,无一不是弘扬正能量的主流作品。其中《影梅庵忆语》洋洋数千言,回忆了他和董小宛缠绵悱恻的爱情生活,是我国忆语体文字的鼻祖。

冒襄置身于动荡时代中,其《影梅庵忆语》悼念的不仅仅是董小宛,还有对前朝覆灭的悲痛之情,不仅仅在叙述一段风情艳史,更是在控诉乱世的动荡,感伤历史的流动与朝代的变迁,流露出来的是在历史洪流中身不由己的无奈与入世沉浮的不安。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大木康评论《影梅庵忆语》时说:

而今,已往彼岸世界的董小宛,只能永

远闪耀于冒襄记忆之星空;冒襄除了“忆”她,再无他法可重味那段缱绻柔情。重温已逝的悲喜岁月,追寻往昔的点滴回忆,正是他写作此书的根本出发点。

冒襄可谓是一个为再现过去或甘或苦的回忆而不惜倾注心血之人。

这一个“忆”字,多么的疼痛、缱绻!冒辟疆数十年仗义疏财、扶贫济困,耗尽家财,晚年靠卖字为生。康熙三十二年(1693),冒辟疆在贫病中辞世,其墓今已不可究。散财纾难,天道酬善。冒辟疆晚年困窘至极,还能享年八十三,可见上天对他的眷顾。

李渔与冒辟疆,无论是不是两股道上的车,无论人生会不会在尽头相遇,作为如皋城里最有才情、最为耀眼的双星,他们的名字,早已在高沙土上开放出艳丽的花朵。今天,漫步如皋街头,依然会听到稚童朗朗背诵《笠翁对韵》甜脆的声音: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雷隐隐,雾蒙蒙。日下对天中。风高秋月白,雨暮晚霞红。……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水绘园内,洗钵池上,明月皎洁,波心荡漾……

《南通传》连载 第九章 一步千年:维皋自古多名士